

城市与社会译丛

[英] 彼得·克拉克 著
宋一然 郑昱 李陶 戴梦 译
宋俊岭 校

欧洲城镇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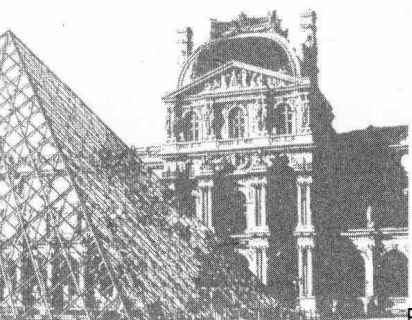
400—2000 年

EUROPEAN CITIES AND TOWNS: 400-2000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城市与社会译丛



欧洲城镇史

400—2000 年

EUROPEAN CITIES AND TOWNS: 400-2000

[英] 彼得·克拉克 著

宋一然 郑昱 李陶 戴梦 译

宋俊岭 校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城镇史：400~2000年 / (英) 克拉克著；
宋一然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城市与社会译丛)
ISBN 978-7-100-10950-5

I. ①欧… II. ①克… ②宋… III. ①城市史—
欧洲—400~2000 IV. ①K9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293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欧洲城镇史：400—2000 年

[英]彼得·克拉克 著
宋一然 郑昱 李陶戴梦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0950-5

2015年1月第1版 开本 640×960 1/16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张 28.5
定价：60.00元

《城市与社会译丛》弁言

一、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是一门新兴的前沿学科,主要研究城市的起源、发展、嬗变以及这一进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目前已出现了众多与这一领域相关的学科,如城市社会学、城市历史学、城市政治学、城市人类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生态学、城市气象学等。从广义上讲,上述学科都可以归入城市文化研究(Urban Culture Studies)这一范畴。可见城市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跨学科性,它综合各门人文科学的优势,吸收不同的观念与方法,以独特的视角研究城市文化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而当代中国正处于急剧转型时期,城市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伴随这一进程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因此这一研究不但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有着现实关怀的实际意义。因此,翻译一套城市文化研究丛书实属必要之举。

二、城市是一个个不断发展的文化载体,城市一经出现,其内涵也就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就这个意义而言,城市的诞生也就意味着城市文化的诞生,城市文化随着时代的嬗变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流光四射,因而研究的方法也多种多样,切入的角度也各不相同。放眼城市研究,比较成熟的研究属于城市社会学、城市历史学、城市人类学这三大学科,三者自然也就成为城市研究的三大支柱,这也是我们这套丛书选题所特别关注的。

三、根据我国城市研究的现状,拟将本丛书分为两个系列,即大学教材和专题研究,便于实际教学和深入研究。为了给广大读者奉献一套国内一流的城市与社会译丛,我们既定的编辑出版方针是“定评的著作,最佳的译者”,以期经受得住时间的检验。在此,我们恳请各位

专家学者,为中国城市研究长远发展和学术进步计,能抽出宝贵的时间鼎力襄助。同时,我们也希望本译丛的刊行,能为推动我国的城市研究和学术薪火的绵延传承略尽微薄之力。

编者

2009年10月30日

中译本序言

本书为中文读者提供一个综合视角观察欧洲城镇发展的演进历程,其中包括中世纪高峰时代波及整个欧陆城镇发展的第一次高潮,至19—20世纪现代工业化市场化推动城镇的巨大转变,以及紧随其后20、21世纪之交城镇发展的相对稳定时期。

我着重阐述了经济实力引发的巨变,诸如作坊生产向工厂生产、服务业和现代零售业的发展。当然也探索城镇发展中的社会因素,诸如精英阶层形成、移民及贫困人口、市政管理、公民社会、城市与国家关系、宗教、文化、都市景观、城市规划等问题。本书不仅关注大都市的兴起,如伦敦、巴黎、维也纳,也关注中小城镇的发展进程,它们仍在欧洲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书中重点讨论了欧洲各地区城镇发展的不同途径及各种影响,包括在中世纪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地中海城市,现代工业化浪潮中发挥独特作用的西欧城市,以及20世纪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北欧和东欧城镇。

本书想着重回答一个核心问题:欧洲城镇体系究竟有哪些独特之处?这是指1500年前建成城镇的悠久历史遗产、大城小镇构成的致密网络、都市自治管理的悠久历史传统、强烈的公民意识和都市基本特征认同等;此外,还有欧洲城市克服危机困难历久弥新的坚韧活力、大都市规模普遍受限于管理能力、社会凝聚力始终发挥重要作用、都市公共服务事业卓有成效、欧洲都市生活保持了高品质等特征,都是我着重探索的。

当然,本书并未针对体制问题将欧洲城市同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城市作详尽对比。展开这种对比的更宏阔全球视角是我下一本书的

任务：《牛津大学世界史城市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Cities in World History*）。此书已于2013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首次把世界各主要地区城市体制放到一起作全方位对比研究，包括亚洲、非洲、欧洲、南北美洲，而且从古至今尽在其中。

目前，我当然关注这本《欧洲城镇史：400—2000年》首先能在中国读者公众中引起相当的兴趣，促进下一步的国际合作研究，让大家更深刻理解全球城市各个层面的复杂问题。

彼得·克拉克

2012年4月15日于芬兰赫尔辛基

前 言

XI

20 世纪 90 年代末在剑桥大学同彼得·柏克(Peter Burke)共进午餐,他提到该有本书专讲欧洲城镇史,他这设想就是本书的由来。我很感谢他这创意,虽然此书的酝酿和定位此前已经开始。20 世纪 70 年代初同彼得·柏克、保罗·斯莱克(Paul Slack)、佩内洛普·科菲尔德(Penelope Corfield)等人合作,为初创不久的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开课讲授城市史。在讲《早期现代城镇》(*The Early Modern Town*, 1976)时我就感到有必要梳理欧洲城镇发展史的基本脉络。当时我参加早期现代城镇史组,共事的有彼得·伯塞(Peter Borsay)、凯洛琳·巴伦(Caroline Barron)等人,七八十年代也参与英国城镇史组,该组由吉姆·迪奥斯(Jim Dyos)和戴维·里德(David Reeder)领导。我在英国莱斯特大学(Leicester University)任职期间,1985—1999 年任该校城市历史研究中心主任。这期间我们探索了许多新课题和新的历史阶段,拓展了城市史学研究领域。当时的许多友好合作非常宝贵,特别是同赫尔曼·迪德里克斯(Herman Diederiks)、赫尔曼·冯·德·韦(Herman van de Wee)、沃尔特·普雷温尼(Walter Prevenier)、安格丽特·西姆斯(Anngret Simms)、畷田俊夫(Toshio Sakata)、阿德里安·维哈尔斯特(Adriaan Verhulst)以及伯纳德·勒佩蒂(Bernard Lepetit)的合作,我们曾多次召集研讨会、出版文集,涉及欧洲城镇史学研究诸多方面。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巴黎世界研究院(Maison des Science de l'Homme in Paris)举办首届国际城市史论坛,该机构有位杰出领导人莫里斯·阿马德(Maurice Aymard)。1989 年欧洲城镇历史研究会(EAUH)正式成

立,每两年开一次学术研讨会,盛况空前,数百位莅会学者来源已大大超出欧洲范围,都带来了欧洲城镇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本书想对欧洲中世纪以来城镇概况做个总览,包括许多对比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其中大多是近几十年来城镇史研究的新成果;更想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城镇史研究的结构框架和基本论点。书中回溯了欧洲城镇化基本走势和城镇类型,也系统回顾了欧洲城镇自 400—2000 年以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脉络。基于宏观上的考虑,本书仍用习惯划分法,将历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截至中世纪结束,第二部分从宗教改革到法国大革命,第三部分讲述 19 世纪和 20 世纪。虽然如此,本书也注重讨论更宽广时限的重大主题和议题。全书不采用脚注,只重点选注人名列于书后索引;且事先同出版社约定,因欧洲城镇图片和资料俯拾皆是,本书不另设图表,数据资料也减至最少。

本书于 1999—2000 年我在荷兰瓦森纳市(Wassenaar)高级研究所任访问研究员时开始运笔,非常感谢时任研究所主任的亨克·韦瑟灵(Henk Wesseling)及其同事提供这次工作机会。2000 年我转入赫尔辛基大学,这一变动对本书是个促进。首先,有机会与城市科学其他领域的教授共事,主要是尤西·尧希艾宁(Jussi Jauhainen)和亚里·涅梅莱(Jari Niemelä),就现代城市发展进行详尽对比研究;其次,这次变动让我从一个新的地理视角来观察问题。因为,东至芬俄海疆,西至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乃至波兰,欧陆向南广阔延展,逐渐显现一片新大地,与大西洋沿岸的陈旧古板迥然两异。我要感谢好友玛丽亚塔·希耶塔拉(Marjatta Hietala)以及坦佩雷大学的马利亚娜·涅米(Marjaana Niemi),感谢赫尔辛基城市资料馆、城市研究室继任领导人埃罗·胡尔西拉(Eero Hulsila)和阿斯塔·曼尼南(Asta Manninen),也感谢亨里克·梅南达(Henrik Meinander)、亨里克·斯特纽斯(Henrik Stenius)以及其他芬兰朋友,他们欢迎和支持我到赫尔辛基进行研究。我的历史系研究生们也纷纷提供看法、资料以及社会联系线索,给了我很大帮助。

能承担这种繁难项目,我对接待组织和个人深怀感激。我感谢莱

斯特大学和城市历史研究中心始终一贯支持我的研究, 特别感谢莱斯特大学图书馆的苏·史密斯(Sue Smith)和她的同事们耐心解答了我的许多提问, 因为我是从远方打电话向他们询问的。同样, 也感谢赫尔辛基市议会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这项研究也曾受到皇家佛兰德科学院、佛兰德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 2002—2003 年提供短期项目基金予以慷慨资助, 在此深表感谢。在此期间, 伊内兹·杜阿(Inez Dua)以及安特卫普、鲁汶和布鲁塞尔多位同仁, 热情友善、有求必应, 让我在那里的的工作既愉快又有成效。赫尔辛基大学不设因公休假, 但 2007 年芬兰科学院给我六个月高级研究员带薪休假去国外做研究, 以便完成此书的写作, 当然我也对该机构及其优秀研究人员们的理解支持感佩之至。布鲁塞尔的斯特凡妮·范·霍特文(Stephanie Van Houtwen)和安内洛雷·布朗特让(Annelore Brantegem), 牛津的彼得·琼斯(Peter Jones)以及赫尔辛基的于里基·哈卡佩(Jyrki Hakapää)和苏维·塔利娅(Suvi Talja)帮助我完成文稿校订。

XIII

多年来给我帮助的朋友和同仁已不计其数, 我要特别感谢马克·布恩(Marc Boone)、尼尔·克利斯蒂(Neil Christie)、胡戈·绍利(Hugo Soly)、里娜·里斯(Rina Lis)、里查德·罗杰(Richard Rodger)以及皮姆·蔻吉(Pim Kooij)阅读本书的主要章节并提出重要修改意见。同样也要感谢彼得·伯塞, 他为出版社审阅全书, 提出宝贵评价和执行意见。还要感谢薇拉·巴奇考伊(Vera Bacskai), 这位匈牙利城镇史学老前辈对书中匈牙利城镇论述部分提出宝贵修改意见。罗宾·布里格斯(Robin Briggs)让我对 2007 年 5 月在牛津大学的驻留终生难忘。本书第四章中爱利斯·赫曼德斯沃斯(Alice Hermendesworth)的故事是斯特凡妮·霍夫兰博士(Dr. Stephanie Hovland)向我提供的。还有已故的凯瑟琳·麦克洛林(Kathleen McLoughlin)向我提供了第十四章中的真实故事。还要感谢多纳泰拉·卡拉比(Donatella Calabi)、卢达·克卢扎科娃(Luda Klusakova)、丹尼斯·蒙若(Denis Monjot)、艾伦·克莱德(Alan Kreider)、斯万·利亚(Svan Lilja)、拉尔斯·尼尔森(Lars Nill-

son)、彼得·约翰内科(Peter Johannek)、安格丽特·西姆斯(Anngret Simms)、海因茨·赖夫(Heinz Reif)、戴维·马丁利(David Mattingly)、莱昂纳德·施瓦茨(Leonard Schwarz)及已故的戴维·理德(David Reeder)、安妮·哈迪(Anne Hardy)、巴斯·范·巴威尔(Bas van Bavel)、伊莎贝尔·霍洛瓦蒂(Isabel Holowaty)、德雷克·基恩(Derek Keene)、凯塔琳·森德(Katalin Szende)、安妮·温特(Anne Winter)、雷纳多·桑萨(Renado Sansa)、埃里克·阿尔茨(Erik Aerts)、罗伯特·李(Robert Lee)、乌泰·罗茨-霍伊曼(Ute Lotz-Heumann)、海因茨·席林(Heinz Schilling)、约翰·沃尔顿(John Walton)、克利夫·艾姆斯利(Clive Emsley)、尤西·瓦克林(Jussi Wacklin)、沃尔夫冈·霍夫曼(Wolfgang Hoffmann)、帕特里齐亚·巴迪拉尼(Patrizia Battilani)、凯洛琳·巴伦(Caroline Barron),他们提供给我的帮助难以一一列举。

牛津大学出版社的马修·科顿(Mathew Cotton)耐心、细致,又亲切友善,我也很感谢安德鲁·麦克伦南(Andrew McLennan)和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费神同出版方细商出版事宜。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若没有妻子玛丽亚的鼓励和支持,本书不可能出版,我们曾不知多少次详谈现代城市景观之类的话题。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	---

第一部分

第二章 发展趋势(400—1500)	21
第三章 经济(400—1500)	42
第四章 社会生活(400—1500)	57
第五章 文化与景观(400—1500)	71
第六章 管理(400—1500)	86

第二部分

第七章 发展趋势(1500—1800)	105
第八章 经济(1500—1800)	136
第九章 社会生活(1500—1800)	156
第十章 文化与景观(1500—1800)	177
第十一章 管理(1500—1800)	199

第三部分

第十二章 发展趋势(1800—2000)	221
第十三章 经济(1800—2000)	252
第十四章 社会生活(1800—2000)	276
第十五章 文化与景观(1800—2000)	301
第十六章 管理(1800—2000)	329

第十七章 结论.....	357
参考书目.....	368
索引.....	396
译后记.....	439

第一章 导 言

1

欧洲自中世纪以来就是地球上城镇化水平最高地区之一,而且欧洲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明显地烙上了城镇的印迹。当时的欧洲鲜有类似当今亚洲和拉丁美洲那种延展面积极大的都市;当时的欧洲城镇大多紧凑连贯、一目了然,但城镇社区人口死亡率较高(截至20世纪),且有大量外来人口流入。由于常常肩负行政中心职能又拥有政治特权,这些城镇自然成为经济、制造业和商贸中心。而且城镇自身宗教传统(截至近现代)、教育文化、休闲活动及特有的城镇景观,都清晰体现出每座城镇的文化特性。尽管人们认为这些城镇充满混乱、危险——噪音嘈杂、臭气熏天、拥挤不堪、千城一面——它们毕竟支撑了欧洲社会长期延续和稳定,还作为枢纽承载着欧洲各国家和地区交流沟通,又成为跳板,联系着欧洲以外的国家和地区。

欧洲城镇总体发展史是从一座座城镇发育历程集合梳理出来的:其中有些缓慢,有些很快,有的停滞不前,有的曾衰落,有些则完全消失(虽并不多见)。不管怎样,我们都不要忘记:欧洲城镇发展的动力源是潜藏在地方城镇基层社区当中的。在城镇化奔涌的大潮中,许多小镇始终担当着名不见经传的角色,而另一些则灿如星辰,辉映在欧洲觉醒进程中,诠释着宏大、深厚的文明主题。这里举三个实例说清这个道理:一个是亚德里亚海北岸的威尼斯城。它是欧洲中世纪一系列繁荣兴旺、光彩夺目明星城市的杰出代表。这座城市在罗马和拜占庭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来,得益于它同远东的长途贸易,贩运香料、丝绸及其他名贵商品,也得益于“十字军东征”的军事补给以及经阿尔卑斯山麓至西欧不断发展壮大的贸易。如意大利作家马蒂诺·达·卡纳

2 莱(Martino da Canale)在13世纪晚期说：“商队商品经过这座城市，如泉水涌出泉源。”后来，威尼斯商人战胜敌手，实行残酷政治统治，继续这段辉煌的商业文明历程：在1378—1381年的基奥贾战争(the war of Chioggia)中，威尼斯海军围困并战胜热那亚人，俘获了数千名战俘，携俘获战船凯旋。这样，到了15世纪，威尼斯将近十万众的人口就挤聚在亚德里亚海滨潟湖周围岛屿上。威尼斯城却因它包容、接纳外国人——佛罗伦萨人、犹太人、希腊人、斯拉夫人、土耳其人、日耳曼人、佛兰芒人——不仅形成并丰富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发展了自己手工艺、贸易、经济，还营造出一个文学艺术万花盛开的时代，把托斯卡纳文化、拜占庭文化，源自北欧的佛兰芒文化，都融汇到一起，形成文艺复兴时期发达的威尼斯艺术风格。文化繁荣的背后，是新型区域自治政治制度的支撑，它发挥了灵活多样、推陈出新的管理效用，把全社会积极因素都包容进来。威尼斯城市有长达700年的发展历程，但到17世纪开始进入漫长衰落期。原因是，城市内部逐渐丧失开放性，包容性减少，经济制度趋于守旧僵化；同时反复遭受大西洋沿岸城市的挑战，包括阿姆斯特丹、伦敦等城市勃兴之后，其商船和商人的海上贸易长驱直入亚洲和美洲。威尼斯在18世纪前始终是国际旅游者瞩目的圣地，直至最近仍然是欧洲城市文化遗产的典范。如今虽人口大减，魅力却不逊当年。

第二个实例，我们来讲述伦敦：到了启蒙运动时期，伦敦继威尼斯之后，成为欧洲最著名、最成功的城市之一，它也令一批批外国游客倾倒陶醉，其中包括伏尔泰和海顿。伦敦城本系古罗马人建造，雄踞英国最大河流泰晤士河之上，扼守河口战略要地。14世纪40年代欧洲爆发可怕的黑死病时期，伦敦已经是欧洲主要城市和英国国都了。现代文明破晓时，伦敦幸运地享受到一段流星般飞升的时代。身为大西洋海港，兼欧洲强国之一的首都，伦敦到1750年已成为全欧洲——可能也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大都市了。尤重要的是，它那些极富活力、训练有素、素养不断提升的劳动力，都源源不断地注入商业、制造业、服务业构成的都市万花筒之中。伦敦，像威尼斯一样，也对外来人口敞开

胸怀,不但欢迎汹涌而来的讲英语人口,其余如法国人、日耳曼人、犹太人、爱尔兰人、黑人,也都潮涌而至。女性是移民人口中的多数:房地产老板娘或乡村姑娘、车间技工、商店雇员、家庭服务员,这些人为都市公共和私密空间增添了女性特征。此外,自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在欧洲总体文化繁荣进步的背景上迎来宗教和政治自由权力,这给伦敦创造了大好机会,城市大量开办报纸、杂志、咖啡厅、社交俱乐部、音乐会、板球比赛场等。

进入19世纪,伦敦一跃成为世界大港、帝国都城、商业制造业中心。但是到了1900年,这种飞升趋势遭遇其他大都市挑战:欧洲的巴黎、柏林,再远点的纽约、芝加哥,以及更远的东京。到20世纪后半叶,伦敦的港口和制造业活动大部分衰竭,到1985—2000年更进一步丧失大都会领袖地位。面对大群后起之秀,伦敦从此不得不拼命追赶,以维持自己在国际舞台上一席之地。

20世纪最后三十年中北欧一系列城市发展迅速,其活力、影响和富裕程度都令人瞩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也是我们最后一个实例,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这座城市位于波罗的海东岸,沿海环境,小岛阵列,山海拱卫。赫尔辛基自17世纪已经是座小镇了,1812年后在俄国治下芬兰建立大公国,此镇成为首府。从此按照俄罗斯古典风格规划,建造城市,缓慢发展,进入19世纪后迅速崛起,芬兰经济飞速发展,使该城变为俄罗斯帝国的北欧大港以及金融和制造业中心。1917年后,赫尔辛基成为独立国家首都,赫尔辛基城市精英积极进取,自西欧大都市引入先进理念和方法,至20世纪后半叶,赫尔辛基迅速成为北欧先进信息和技术及服务业大本营。1991年苏联解体,芬兰大受影响,但赫尔辛基通过实施经济和文化新战略,扭转势头,迅速回升,该城及其腹地又成为欧洲信息产业和通信技术的首要中心。1995年芬兰加入欧盟,一系列大型国际组织、大公司,连同外国居民迁入该城。市政建设革新和金融自治,保障了该城市政建设、世界一流教育、专门机构(如优良的公共图书馆)所需的巨额投资,从而创造出—个充满活力的“信

4 息化社会”，还因其较高的社会整合能力获得美誉。由于实行许多先进国际化措施，赫尔辛基大城区尽管有 120 万庞杂人口，从 21 世纪伊始始终保持市容整洁、经济创新、管理良好。芬兰以赫尔辛基为核心，在世界经济论坛 2003 年达沃斯年会上被评为全世界最富竞争力的经济区。虽然如此，考虑到该地区和更大范围内的许多竞争城市，赫尔辛基领导人承认，他们需经常自警自励，不断调整创新、进取，否则就会丧失领先地位。

I

从以上三座城市的历史实例中不仅能看出单个城市历史发展的宽广幅度，看出城市发展进程中经济、政治、社会、人文等变量交互作用，尤其能看出欧洲城市发展丰富内含中的三个主要内容。第一个，欧洲城市型聚落表现出长期的延续性。从巴尔干半岛到伊比利亚半岛，许多城镇都可以上溯至罗马帝国时代，甚至更早。而西欧辽阔地面上的城市聚落，大多建于中世纪鼎盛时期。只有僻远的北欧和东欧地区城市，多为 1500 年以后建成。所以，欧洲这块大陆上城市遗产构成极为复杂。第二个，从以上三个实例中能看出欧洲城市聚落体系随时间流逝发生巨变，其中的许多变化都与地理特征有关联。因此本书的一个要点，就是要讨论这些城市地区在公元 400—2000 年之间发生哪些巨大的起伏变迁（参见图 1.1）。而且我们还会发现，欧洲城市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始终不存在单一模式的城市体制，这一特点大约至我们当代才告结束。

本书第二章至第六章详尽叙述了欧洲中世纪城镇化进程，以地中海地区重新出现的一批城镇为先导，逐步向前推进。这些城市，特别是意大利和伊比利亚半岛许多城镇，包括威尼斯、科尔多瓦（Cordoba）、佛罗伦萨、那不勒斯、比萨、巴塞罗那，都是长途贸易和手工制造业的前哨，它们还孕育出新兴服务业，包括银行金融业，还创新城市政府组织